

上海往事

主编 卢军强

云南知青返沪历程

李鸿章家族上海沉浮录

上海人『抠门』的N个搞笑细节

外滩公园的历史风云

旧上海滩的交际花

一代奇才顾准的传奇人生

卓别林和梅兰芳激情上海会

上海往事

编委：长 鸣 卢军强 张天野
甘 孺 张文婷 朱 洙
徐亿铨 云 帆 古军岩
张 璇 胡 博 邹继坤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往事.第1辑.2/卢军强主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430—4558—3

I.上… II.卢… III.上海市—地方史—史料 IV.K295.1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7188号

主 编:卢军强

责任编辑:梁桂莲

封面设计:胡 博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出 品:知音传媒集团知音书局

(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发 行: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印 刷: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5.5 字数:91千字

版 次: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20.00元(共12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上海心境

卢军强

上海人幽默的心境较为坚强，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举世震动，其时的全国虽然已是辗转反侧，但是《唐山大地震中的上海》，却有拿震动当摇床的洒脱往事流传。

当然，洒脱往往是伤感太少，情感太丰富的人虽然拥有了让人羡慕的才气，但是受到的伤害往往更深，民国上海滩三大才女关露与张爱玲、丁玲的累累伤痕，细数起来，每一处同样都刻满了名人的无奈和心酸。

人们对名人的崇拜往往是盲目的，不同的粉丝团往往党同伐异，连时下的不少明星也为了抬高自己，往往不惜攻击对手，回味一下卓别林和梅兰芳的上海会，名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才显得尤为可贵。

本帮菜质朴出新，上海话松软好听，但真正的上海特产却是：好男人。

好男人不仅仅会节约、会疼人、会做事，也往往很有才气，但也往往受伤——顾准，这个接管大上海财经，同时打两个算盘的罕世奇才，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含恨而终。

相比之下，用三封信掀起千万知青大返城事件的上海男知青丁惠民，同样的倔强背后，实在太幸运了……

所有的这些唏嘘往事，只是让你在沧桑的往事里细细回味……

上海往事 之二 目录

卷首语

上海心境

往事并不如烟

一代奇才顾准的传奇人生（上） / 4

上海人物志

民国上海滩三大才女的情伤往事 / 14

李鸿章家族上海沉浮录 / 18

大事背后的上海

“四人帮”背后的上海 / 25

唐山大地震中的上海 / 30

名人与上海

卓别林和梅兰芳激情上海会 / 35

上海影像

上海译制：见证一个国家60年声音秘史 / 41

上海所见金银货币之源流 / 48

我国最早之体育专门学校 / 49

上海风物志

上海人“抠门”的N个细节 / 50

阁老坊街的印记 / 53

上海盆菜，本帮菜 / 54

上海特产：好男人 / 58

上海女人味的“配方” / 60

夜上海

旧上海滩的交际花 / 64

上海轶事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背后的“国厨” / 66

外滩公园的历史风云 / 71

另眼看上海

我的上海女老师 / 78

书法名家写店招 / 82

上海知青往事

云南知青返沪历程 / 83

声 明

《上海往事》自出版以来深得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厚爱，在此，全体编委向所有关注《上海往事》的热心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工作起步仓促，有些文章很难查证作者，有些有作者的署名却又无法联系，故存在一些未署名或未付酬的作品，对此，我们深表歉意。请相关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认领稿酬。联系人：张先生。电话：027-68890551。

另，《上海往事》急需大量稿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热烈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稿酬从优。电子信箱：wuhankd@163.com。地址：知音书局《往事》编辑部。邮编：430077。

上海心境

卢军强

上海人幽默的心境较为坚强，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举世震动，其时的全国虽然已是辗转反侧，但是《唐山大地震中的上海》，却有拿震动当摇床的洒脱往事流传。

当然，洒脱往往是伤感太少，情感太丰富的人虽然拥有了让人羡慕的才气，但是受到的伤害往往更深，民国上海滩三大才女关露与张爱玲、丁玲的累累伤痕，细数起来，每一处同样都刻满了名人的无奈和心酸。

人们对名人的崇拜往往是盲目的，不同的粉丝团往往党同伐异，连时下的不少明星也为了抬高自己，往往不惜攻击对手，回味一下卓别林和梅兰芳的上海会，名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才显得尤为可贵。

本帮菜质朴出新，上海话松软好听，但真正的上海特产却是：好男人。

好男人不仅仅会节约、会疼人、会做事，也往往很有才气，但也往往受伤——顾准，这个接管大上海财经，同时打两个算盘的罕世奇才，却落得个妻离子散、含恨而终。

相比之下，用三封信掀起千万知青大返城事件的上海男知青丁惠民，同样的倔强背后，实在太幸运了……

所有的这些唏嘘往事，只是让你在沧桑的往事里细细回味……

上海往事 之二 目录

卷首语

上海心境

往事并不如烟

一代奇才顾准的传奇人生（上） / 4

上海人物志

民国上海滩三大才女的情伤往事 / 14

李鸿章家族上海沉浮录 / 18

大事背后的上海

“四人帮”背后的上海 / 25

唐山大地震中的上海 / 30

名人与上海

卓别林和梅兰芳激情上海会 / 35

上海影像

上海译制：见证一个国家60年声音秘史 / 41

上海所见金银货币之源流 / 48

我国最早之体育专门学校 / 49

上海风物志

上海人“抠门”的N个细节 / 50

阁老坊街的印记 / 53

上海盆菜，本帮菜 / 54

上海特产：好男人 / 58

上海女人味的“配方” / 60

夜上海

旧上海滩的交际花 / 64

上海轶事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背后的“国厨” / 66

外滩公园的历史风云 / 71

另眼看上海

我的上海女老师 / 78

书法名家写店招 / 82

上海知青往事

云南知青返沪历程 / 83

声 明

《上海往事》自出版以来深得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厚爱，在此，全体编委向所有关注《上海往事》的热心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工作起步仓促，有些文章很难查证作者，有些有作者的署名却又无法联系，故存在一些未署名或未付酬的作品，对此，我们深表歉意。请相关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认领稿酬。联系人：张先生。电话：027-68890551。

另，《上海往事》急需大量稿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热烈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稿酬从优。电子信箱：wuhankd@163.com。地址：知音书局《往事》编辑部。邮编：430077。



一代奇才顾准的传奇人生

(上)

叶鼎 涵 予

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

初中毕业，二十出头的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兼任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

他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他的思想超前当时中国30年。

他坚信“文革”一定会结

束，忍着贫病和折磨，著书立说，等待机会。然而历史将要迎来曙光的时候，病魔吞噬了他，他感慨：“中国的伟大的变化，我恐怕在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1974年12月3日凌晨，他在孤寂中辞世。陪在他身边的，是时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吴敬琏。其时，其妻已在6年前自杀，儿女们早与他断绝关系，坚持不肯在其临终前来看他。

而地球的另一端，就在他逝世前两个月，坚决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

度的反思正如火如荼。

学界评价他“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可以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对话的程度”。

20年后，他的学生吴敬琏进入中国最著名经济学家行列，称为“吴市场”。

他就是一代英才顾准。

少年天才

1915年7月1日，顾准降生于上海陆家浜一条小巷里。他的父亲陈庆华，是从苏州移居过来的棉花商人，兼做中医，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妻。顾准是二房长子，作为母系的传宗人。

由于家道中落，生活日下，顾准读到初二便被迫辍学，去现代会计学之父潘序伦的事务所当小学徒。顾准在那条以英女王的法语读音命名的爱多亚路，为潘序伦油印讲义时，通过刻苦自学，以天才少年的聪慧脱颖而出。潘博士惊讶地发现后，甘当伯乐。聪慧超群的顾准，十四岁那年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挑起了养活一家老小的担子。十七岁出任立信会计学校总负责人，并创办中国第一份会计学刊物；十九岁又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大学通用教材……成为中国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

星。

然而，青年顾准志不在此。畸形的租界文化，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日寇的入侵，催熟了他的救国心。他充满激情的追求，是建立一个独立而和平、自由而公正、民众普遍幸福的理想国。20世纪30年代，正是赤潮涌动于世界的时代。就在《银行会计》广泛发行之际，1935年2月，顾准经宋庆龄的救亡工作联系人林里夫介绍，不顾当时的政治危险，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夏，处于职业巅峰期的顾准，又主动放弃在上海法租界一边当会计专家，一边从事地下活动的生活，毅然奔赴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苏南根据地。那时，顾准既是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台柱子，同时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的他又是美国基督教会大学——圣约翰、沪江、之江等名校的教授、讲师，每月都有四百多块银元的极高收入，稳居社会金字塔顶层，被誉为“潘序伦第二”。可是，他却义无反顾地从此走上了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场——1946年出任山东财政局局长，为山东解放区的财政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南下上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顾准随陈毅回到上海，

以开国功臣的喜悦之情，出任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并兼上海市政府党组领导成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等要职。顾准为振兴上海的经济，八方奔波，日夜劳碌。举世闻名的跑马厅、跑狗场、沙逊大厦……也是他以征收地价税的方式，从外国人手中合法收归。

上海是旧中国最现代化的经济中心，当时全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集中于此。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委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代号为“青州支队”，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10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部门。

1949年春，顾准率领“青州支队”南下到江苏怀远。在这里顾准组织大家学习，除财经文件、书籍外，还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了及时传达。卜三同志回忆：“怀远集训时大家都很兴奋，七嘴八舌发表意见，曾三经常让顾准进行概括。顾准很讲民主，总是笑呵

呵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然后进行归纳。他有超群的概括能力，每次都能用逻辑性很强的语言充分反映争论焦点和各方论据，很快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那时，“青州支队”聚集在农村露天谷场学习，一个姓康的随军记者注意到，顾准刚剃了一个安徽“笆笆头”，坐在农家粗木方桌前，作完一个报告后正提起一只怀远瓦罐给身边的战友陈先和自己倒茶，他及时抓拍了一张照片，将当时的情景留存了下来。

当时很多干部不敢在高层会议上发言，顾准则心直口快，加之领导经验丰富，文化水平高，又在上海生活过多年，在讨论会上唱了好几次主角。陈毅总是鼓励他充分发挥，诸如如何征收税款、如何恢复工商业生产贸易等，顾准都有精辟的论述，至今那些健在的与会者还津津乐道此事。顾准的许多建议被华东局采纳了，陈毅高兴地夸奖道：“顾准确有倚马可待之才，足见平日的积累！”

1949年5月6日，邓小平在江苏丹阳召开上海接管干部会议，财经干部会聚一堂。会后，邓小平亲自审定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名单，他称这个机构是“人才荟萃之地”。陈毅看着这批南下干部的精英，风

趣地说：“统统是人精！”

这些“人精”在被委以重任的同时，也享受到了特殊待遇，就是不用睡马路，可以住进豪华饭店。解放军入城后，陈毅规定：“野战军不管当官的、当兵的，一律睡马路！”而当财经接管干部也表示要睡马路的时候，陈毅却说：

“不！你们财委一进上海就去住高级饭店！尽快把生意做起来，把经济恢复起来！”

1949年5月25日晚11时至26日凌晨，当华东财委和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到达上海后，真的就在南京路著名的金门饭店办公与住宿了。26日那天，一大群穿着洋装的外国驯马师伫立在草地上，无精打采地牵着高头赛马，目睹了共产党的财经干部进驻豪华饭店的场面：这批财经干部也穿着野战军的黄布军装，但却是一批特殊的战士。

27日，顾准和他的战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上海的财政、税务等部门实行军事接管。顾准身穿崭新的细布军装，率领朱如言、谢祝珂、蔡兆鹏、彭斌、谢胥浦等人来到旧财政局。当顾准在局长办公桌前坐定，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静候一旁的旧财政局局长汪维恒等人上前，按规定移交权力。这时汪维恒突然要求和顾准单独谈一会儿，顾

准同意了他的要求。在避开众人后，汪维恒悄悄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潜伏在沪的情报干部。

不久，汪维恒的身份解密，被任命为上海直属税务局副局长，专门协助顾准开展税务工作。6月20日，顾准和汪维恒联合签署的税务公告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他们同心协力为撑起上海的经济命脉奋斗着。

顾准出任上海市财政局长，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就在陈毅和潘汉年的市长办公室楼上，也带着一个漂亮的转角阳台，可是在这里顾准一点也不轻松。对治理好上海，陈毅、顾准等人都很有信心，但接管初期的关口却十分难熬。当时的上海“嗷嗷待哺”，大米仅够市民半饥半饱吃半个月，燃煤至多够烧7天，棉花只能维持工厂开工1个月……敌对势力断言：共产党在经济上绝无起死回生之力，国民党至迟在明年中秋节就可以回上海吃月饼。不得已间，陈毅以上海市政府的名义从华东局借款，解决燃眉之急。面对许多“十万火急”，顾准心里沉甸甸的，他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一天抽两三包香烟，办公室里像着火一般。

顾准将税务局原有税务人员和南下的300余名军管干

部配备成一支齐整有力的税务队伍，大胆采用“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税收办法，既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又严肃了法规。这种办法旗开得胜，6月至8月间就有可观的税金入库。为此，陈毅、曾三、潘汉年多次赞扬顾准的税务工作做得好。8月，中央财委主任陈云来上海，特意与顾准长谈两次，鼓励了顾准的想法，并把他的经验带回北京研究。

1949年10月起，上海财政收支即实现平衡。至今，上海财政、税务系统的老职员还对顾准敬佩有加：“那几年上海苦苦支撑着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共产党坐天下，顾准功不可没啊！”

“恶劣分子”——“右派”

谁知，共和国刚渡过第一道经济难关，厄运便悄悄向顾准袭来，从此他在政治上的命运便一步步跌入低谷。

1952年2月29日，在没有公布任何事实的情况下，顾准被冠以诸多罪名：“妨碍‘三反’运动，及在思想上、作风上一贯恶劣”，“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被登报撤销一切职务。

这与一场税收方法之争有

关。当时，上海是按照解放区“民主评议”的办法、口头协商议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还是派出财税专管员和注册会计师，去各家企业查账，根据税率来征收税款？上级部门坚持采用解放区的办法，理由是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顾准却坚持主张由他制定且已实施的后一种办法，并在辩论中态度激烈。虽然今天全中国税务系统，都沿用顾准行之有效的税收办法，但在当年，他却因此被视为“目无组织”的“恶劣分子”。

他于是申请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开始在学习中反思自己的际遇，并考虑“下半生如何去过”的问题，由此开始了从革命家向思想者的转变。在党校期间，顾准检讨了自己1949年后的工作，结论是：“盲目积极，实在滑稽”。

党校学习结束之后，顾准不愿再当官，执意要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去“研究问题”。

这位昔日的左倾官员在研究中发现，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是停滞的，农业方面不少经济指数甚至低于沙俄时代。

1957年，顾准据此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首倡市场化改革。

顾准在文中直言，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

此种观点在现今看来属于常识，但在半个世纪之前却并非如此。

只需描述一下背景，就可知道顾准写作这篇论文时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刚完成，中国正处于进入社会主义后的第一个年份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全面建立起来。“大跃进”的口号在11月份被提出。

这是一篇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大唱反调的文章。它的观点被中国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这一观点的提出，却超出了中国的现实30年。

顾准后半生的多舛命运，从此开了头。

1957年，顾准刚完成那篇呼吁以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调节生产与流通的“市场经济第一文”，便在中科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上，因抵制苏联专家在黑龙

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沙文主义，被上纲为“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又因他曾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及市场经济，公然发表同情葛佩琦等知识分子“右派”的言论，并曾经议论毛主席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被康生亲自点名，“新账老账一起算”，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

顾准在商城劳改期间，遭受了种种令人发指的非人待遇，经历了 he 自称的“恐怖与屈服时期”，在拼死捍卫人格底线之际，他以思想日记的形式，写下了对“斯大林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批判。他批判依据的素材，主要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他所在的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实验田”的信阳专区，从人民公



顾 准

社化高潮迅速转为全局性特大饥馑，因“人祸”而在短期内饿死近百万民众的严酷现实。顾准无比沉痛地写道：“产量的谎报，真是大苦我民了”；“愈是不按价值规律……愈为严重”；阶级斗争“再斗下去，无非是斗自己而已”……于是，顾准紧裹肮脏的破“棉猴”，蹲坐在铁佛寺预言：未来的中国，必然朝着“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代我们确定的。1959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饥荒。中科院院部担心下放在商城的人会逐渐饿死，1959年底发来通知，要商城大队统统返回北京，等候调往新的劳动基地。

1960年1月20日晚，顾准和中科院下放人员，乘火车回到了北京。他在南口火车站下车，望了望首都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还没有拆除的国庆十周年庆祝横匾和大红宫灯……他像在商城农村一样，用一根长扁担挑起自己发黑的行李，慢慢向家摸去。

顾准回到北京后，已经很难和在首都祥和气氛中生活的大多数人找到共同语言。那时，他唯一能对之倾吐心里话的就是妻子。汪璧虽然不知道该如何“全面看待”顾准所说的骇人听闻的情况，但是，她

相信顾准说的句句都是实情，也为此震动、忧虑和困惑。

有时候，内心积压着愤懑的顾准实在憋熬不住，也会在母亲和孩子们面前，情不自禁地透露一些商城见闻。孩子们都以极其惊异和完全不解的目光，望着劳改回来的父亲。父亲嘴巴里的可怕事件和他的愤怒谴责，与子女们在报纸上看到的美好报道，从学校里听来的宣传，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当顾准在长女顾淑林面前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弊端，尖锐指出，再伟大的革命思想，也要通过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检验其基本理论是否正确时，纯洁而理想化的少女，自觉地站在维护革命事业以及党和领袖威信的高尚立场，与父亲大吵了一架。爱女激烈而“严正”的态度，大大地伤了顾准的心。从此以后，顾准虽然尽力关心子女的健康与成长，在他们面前的话语却明显减少了。除了汪璧，已没有第二个人能听到他的心声。

顾准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一个“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1960年2月，春节过后，中科院通知顾准，由于他改造有成绩，决定调他去院属清河

饲养场协助工作。

因为顾准已痛楚地决定，让子女和他划清界线，所以在清河这两年，他便有意不在节假日子女在家时回去，而选平常补休，或偶尔得到购买鸡鸭菜蔬等紧俏食品的机会，才回家给孩子们送上一些吃的，帮助他们在饥荒时期增加营养。就是在家短住，他也只是闭门读书，假装对家中的一切都不闻不问，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争执。

1961年春节到来之前，汪璧早早地写信告诉顾准，他在上海的大嫂杨履洁和德州的七弟陈吉士，都将来北京过年，希望与顾准在家里见面。可是，顾准考虑再三，却仍然没有回家过年。他宁愿孤独地留在饲养场担任留守人员，忍受情感的强烈煎熬。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家族中贡献最小，而负面影响最大的人，理应尽量回避，减少亲属们政治上受牵连的麻烦。

由于抑郁和孤独，顾准平日愈加少开口了，仿佛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他来议论。甚至连过春节，他也留在农场里加班工作。这使组织上觉得，顾准确实已经改造好了，完全可以摘掉帽子了。

1961年11月初，中科院正式通知顾准，经院党组讨论，决定摘去他的“右派”帽子，

但是按照有关规定，不予恢复党籍。

顾准到底有没有改造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带着一大摞笔记、文稿和书籍回到家里。他站在欢迎他的家人面前，既像自言自语，又像郑重声明一般，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顾逸东接受采访时笑着说：“父亲显然希望，起码有几个人能知道他的真实思想。我至今还记得父亲那天在家里说这句‘黑话’时，庄重的神色和冷峻的口气。”

1962年5月回到经济所后，顾准的工资增加到每月一百五十元。他把绝大多数工资都交给妻子统一使用，自己只用一点点零用钱。但是，他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补偿过去四年对家人未尽的义务，内心依然怀有强烈的欠债感。

为了能对家庭多作贡献，使受他牵连而吃苦多年的子女多一点幸福，他开始在研究工作之余，大量翻译国外文献，企图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通过笔耕增加收入，贴补家庭。为了早日拿到稿费，顾准经常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无论那些社科文献如何艰涩难译，他一想到子女生活读书将因此得益，笔下便有了力量，心头甘之如饴。